

长篇小说《古全和》第二册

战火下的青春

傅希春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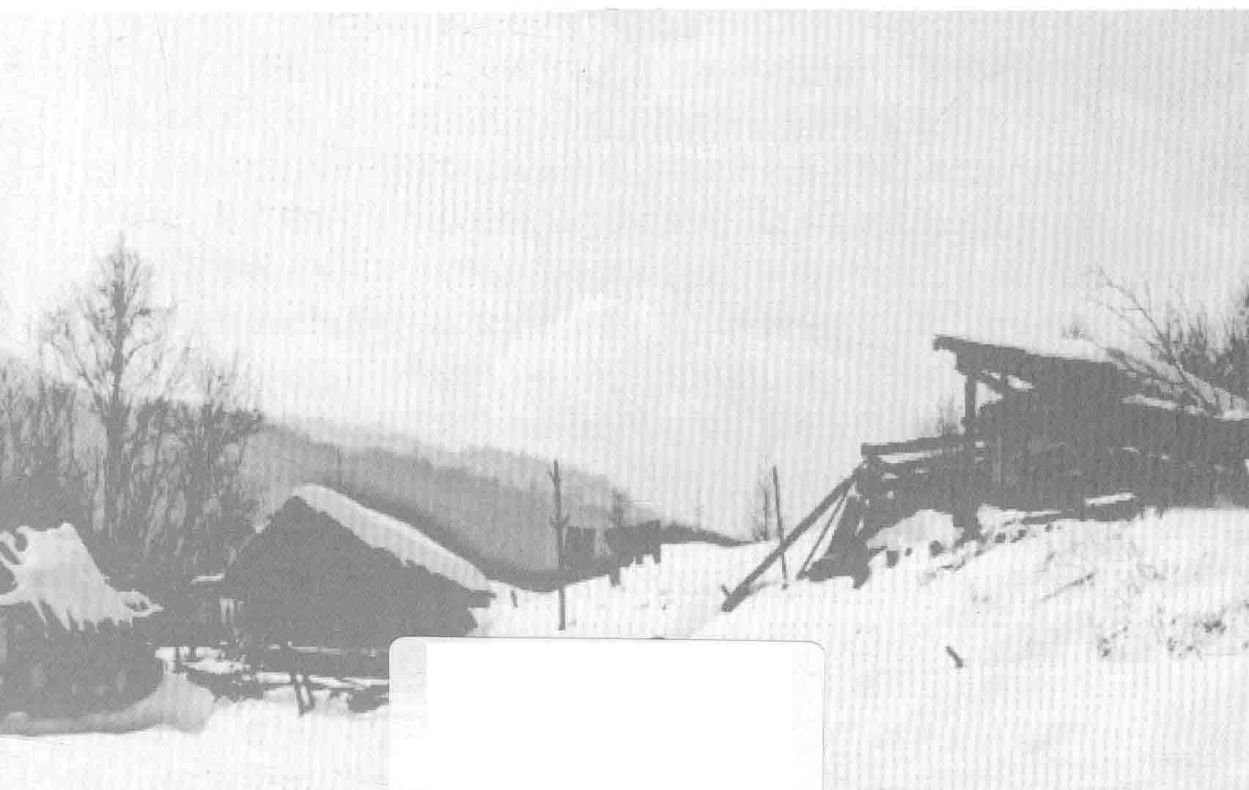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长篇小说《古全和》第二册

战火下的青春

傅希春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胡大珂一家乘坐的急行列车，于腊月 24 日下午，到达江城市火车站。由于落脚江城是胡大珂一家临时的决定，无法提前通知秀姑在江城唯一的亲属，她的叔伯侄儿胡学信，所以没有人来车站迎接他们。好在胡大珂少年时代来过江城，并在江城停留过，记得胡学信家的住址，所以他们才得以顺利地找到胡学信家。

胡大珂一家，路费用尽，两手空空，突然来到胡学信家，胡学信嘘寒问暖，热情欢迎，而他媳妇儿麻子红儿和他们的儿子都明显地透着老大的不高兴。胡大珂和秀姑看在眼里也很难为情，可是又别无落脚儿的地儿。

胡学信来江城多年，怎奈他在老家没念几天书，没有多少文化，又没能学成什么手艺，只能跑腿儿，近两年在一家日本水产品商店当配送，整天风吹日晒，雪里雨里骑着自行车到处跑，上门送货，挣钱不多，受累不少，一家三口勉强糊口，无力招待胡大珂一家在家里常住，更没有办法安排胡大珂的工作。胡大珂从胡学信夫妇焦虑的神色看出了他们的为难之处，表示他们只是在胡学信家落落脚儿，并请胡学信尽快给他们一家安排个住处，越快越好。胡学信媳妇儿知道胡大珂一家不会挤在他家过年，如释重负，委婉地摆明了他们一家的处境，答应尽量想办法儿帮助他们安顿下来。可是要把胡大珂一家安排在城里，帮他找到养家糊口的工作，谈何容易。胡学信记得在送货的路上他见过一则招租启事，上面说有一处房子出租，优待住户，免收租金，可是他没太在意，却怎么都想不起来是在哪里见过那份招租启事了。后来他想起那是他在替同事小孙值班，去二里沟的路上见过那份启事，就去问小孙。小孙说，他在二里沟和宋家屯镇都见过那份启事，胡学信立刻赶到宋家屯镇，找到了贴启事人曹宪章，问明情况，实地里里外外地察看了房子，并和曹宪章达成认租的口头儿协议，租下了宋家屯镇黑狗大街附近的一幢小平房儿。奶奶听说房子是砖瓦房，却免收房租，猜想房子多半是死过人的凶宅，不过这会儿顾不上讲究这些了。胡学信要陪胡大珂去看看房子，奶奶不想打扰胡学信，说道：“不必

去看了，能遮风挡雨安身就好，这就动身去宋家屯镇吧。”

胡学信媳妇儿听奶奶这样说，松了一口气，可是又觉得过意不去，想留胡大珂一家在家里休息几天，而奶奶坚持要立刻动身去宋家屯镇。胡学信说，那就留奶奶和根儿在城里住两天，他带着胡大珂和秀姑先去宋家屯镇那里收拾收拾，安顿下来，再来接他们。奶奶心疼孙子，同意留根儿在城里住几天，但是她要 and 儿子和媳妇儿一起去宋家屯镇。秀姑不明白一向通情达理和气谦让的奶奶，今天为什么这样固执，不过她知道奶奶的意愿是不能违背的。

胡学信陪同奶奶和胡大珂夫妇去了宋家屯镇。

奶奶和胡大珂一家的通情达理出乎胡学信媳妇儿的意外，反而感觉愧对秀姑这个本家儿的小姑子，想善待根儿这个外甥作为补偿，以后乡亲们说起来好听，当天晚上特地包了牛肉芹菜馅儿的饺子招待根儿。可能是由于根儿一路上走得心里有火，突然饱吃了一顿牛肉馅儿的饺子，当天夜里大泄不止，折腾了半宿。胡学信的儿子胡宝文硬说根儿贪吃撑破了肚子。根儿感觉这对他是莫大的羞辱，后悔没有跟着奶奶一起去宋家屯镇。

胡宝文和根儿同岁，他穿日式学生装，戴羊皮的空军帽儿，在江城名牌儿小学打井路小学念三年级，而根儿是乡下人，刚上学念书。胡宝文觉得他比根儿高一等，瞧不起山东乡下来的这个土里土气的表弟，而根儿也是娇生惯养，自由自在长大的，自尊心不比胡宝文弱，所以两个人一见面就彼此看着不顺眼。根儿不想在胡学信表哥家常住。

奶奶惦记着根儿，她一时都离不开她的根儿，第二天一早就打发秀姑进城来接根儿，可是胡学信媳妇儿不肯放根儿走。秀姑见胡学信媳妇儿一片诚意，就同意留根儿在城里再住几天，立即告辞坐马车返回宋家屯镇。

根儿不能忍受胡宝文的轻蔑和羞辱，决心跟他娘回自己家，他不顾胡学信表哥和表嫂的挽留和阻拦，冲出胡学信家，去追赶他娘，而他娘已经坐上马车走了。马车套的是匹生马，跑得很快，根儿不顾一切，撒腿就追，边追边哭边喊，引得周围的人驻足观看。根儿的蒲窝（草鞋）不跟脚儿，跑不快，他就甩掉蒲窝，光着脚儿追，周围的人齐声呼喊停车，终于引起他娘的注意，叫停马车，等根儿追上来。好心人给秀姑送来根儿的蒲窝。秀姑把根儿拉上马车，掀起自己棉袄的前大襟，不顾一切地强行把根儿的双脚放到自己的肚子上。

马车直奔宋家屯镇。



宋家屯镇坐落于江城市西北郊一条宽大的古河道上，离市中心区有十多里路。没有人知道人们是从什么年代开始在这里聚集繁衍的。20 世纪初，她还是中长铁路路边上一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不起眼儿的小屯落，如今镇上人口早已过万，她出息成现在这样一个大镇子只是近几十年间的事。

承载着宋家屯镇的这条古老大河的河道肯定是早在这里有人类活动以前就干涸了，因此没有人给她起过名字，知道它的历史。眼下依然淙淙流淌在她宽过数百米的河道中间的那条弯弯曲曲时宽时狭的涓涓小溪，和河道一起显示着她曾经有过的辉煌，由西而东的流向，是她古远生命的一个延续和象征。

关于这条不知名的大河，在当地居民中一直流传着一则可怕的传说。据说在这条大河下面黝黑的深渊潜伏着一条孽龙，说不定在哪一天的什么时候，它就会轰然拱开地面，腾空而起，直上云霄。那时候这里一定又会是一条波涛汹涌的大河。

说起来这条古河道也真是有点儿奇怪。河道中间的那条清澈的小溪，无论旱涝，从不干涸，一年四季，长流不息，除开夏季多雨季节，水量不增也不减，而据说河道下面却是黏黏糊糊、深不可测的黑色泥浆。每当夏秋季节，纵贯本镇南北的兴隆大街穿越古河道的那段百多米的路面儿，就会变得像胶皮糖一般柔软。空行人可以从上面走过，但是由于人们不免会想到泥浆深处的那条可怕的黑色孽龙的存在，心中也不免会生出一种随时都会陷进无底深渊的恐惧，而穿越古河道的车马，在夏秋时节根本就不能通过那段路面儿进出宋家屯镇。届时，原本设在古河道北岸的菜市街和兴隆大街交叉路口儿上的汽车站，也只好临时把车站改在古河道的南岸。南来北往的各种车辆，如果必须穿过本镇，只能沿着古河道南岸或是北岸东行七八里，通过那里的国道大桥，绕道进出本镇。好在每年一过阴历八月，这里就开始落雪结冰，所以一年里有七八个月，来往的车马行人都可

以顺畅地通过那段路面。

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人们不把这条古老的大河叫作“河”，而是降格儿而称之为“沟”。又以沟划线，把河床以南宽过百十米、呈慢坡状的河堤及其以南的地区，称作“沟子南”；把河床以北同样宽过百十米、呈慢坡状的河堤及其以北的地区，称作“沟子北”。而本镇的居民就居住在古河道的两侧。住在“沟子南”和靠近沟子中心地带北侧的，大多是本地居民，其中有钱的人家儿比较多；而住在“沟子北”，特别是其偏远地带的，基本上是近几十年来从山东、河北等地移来的居民，几乎都是穷人。

中长铁路就从离古河道南面一里多路的高地上通过。客车和货车，从南到北、从北到南，日日夜夜，带着隆隆的轰鸣声，在宋家屯镇人的眼前跑来跑去。

繁华的菜市街位于“沟子北”的最南端，紧靠着古河道并占有部分河道，是本镇第一条东西向的大街，全长一里多路，其最繁华的地段儿也有二三百米，本镇的大小商店、鱼肉粮菜市场，羊羔儿、猪崽儿和牛驴骡马等的交易场所，大多集中在这里。她是和本镇中心大路兴隆大街垂直交叉的第一条东西向的大街。

和菜市街平行的第二条东西向的大街是位于本镇中部的柳影路。本镇主要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机构，如本镇的餐饮交际活动中心“协和饭店”，本镇唯一的公立完全小学校柳影路小学，本镇唯一的一家只有一名院长、医生兼护士的助产医院“玉春助产医院”等，都在这条大街上。本镇的警察派出所，也像一只恶狼一样蹲坐在柳影路和兴隆大街交叉的十字路口上，它的门前，挑着一个涂抹得血红血红的球形大电灯，向周围散布着威胁和恐吓。

本镇和兴隆大街交叉的第三条东西向的大街是和柳影路平行的黑狗大街，它是近些年开辟出来的一条比较平整的土路，宽约30米，两侧挖有上宽下窄、横切面呈梯形的整齐的排水壕沟。据说早先这里曾经有一条凶猛无比，连狼都怕的特大的神秘的黑狗经常出没，因而得名。近乎笔直的黑狗大街，比菜市街和柳影路都更宽更长，但是目前她远不如菜市街和柳影路那么繁华。这里不仅没有像样儿的学校和商店，就连房屋建筑和居民也不多，仅有的店铺是两家中医药店，算得上文化机构的是只有二十几名

小学生的王万伯私塾。近几年，由于大量的山东难民和少量的河北难民不断涌来，这里才渐渐地热闹起来。由于这里的新居民主要来自山东，所以当地人习惯于把这一带地方叫作山东庄。“山东庄”也就这样子叫起来了，被列入了宋家屯镇的街市图。

从黑狗大街再往西是一块宽约一二百米、长约三四百米的平展的空地，分属于当地好几家财主。三年前这片空地被划进本镇后，就成了建房盖屋的好地方，人们普遍看好这块地皮，地价一涨再涨。

越过这片空地再往西，就是本镇近郊的庄稼地了。



近来黑狗大街一带叫人感到毛骨悚然的是有关“鬼屋”的传闻，所谓“鬼屋”其实就是两幢单砖砌墙、油毡盖顶的简陋的平房儿。“鬼屋”的主人叫曹宪章，是本地的一个小财东儿，在家排行老二。他个子小，脸黑，背驼，家世平平。大财主们看不起他，从不叫他的大号，人前叫他“曹老二”，背地里叫他“曹小个子”“曹罗锅儿”“曹黑子”。穷人们也不拿他当回事儿，当面称他“曹先生”，背地里叫他“曹罗锅子”。虽然曹宪章其貌不扬，却有点儿小聪明，善于理财，在本地的财主中，他最早把来自山东、河北等地的流民当成他捞钱的对象儿，最先在他的土地上修建了后来被人们叫作“鬼屋”的两幢简易住房，租给这些流民居住牟利。

“鬼屋”建于1937年，五月动土，八月完工。进入九月，炕还没烘干，曹宪章就急急忙忙贴出招租启事。两幢平房儿相距二三十米，一南一北，一前一后，一倒一正，两侧都有一人多高的砖围墙相连，构成一个长方形儿的院落，院落公用的大门开在东面的围墙上。不过住户儿都走自己的家门，院门经常是关着的。

两幢“鬼屋”用的是一张图纸，规格一样，每幢号称三间，其实它们的总面积都仅有三十几个平方米。其建筑格局是：东西各有一个仅八九平方米的卧室，两个卧室之间是堂屋。堂屋的面积约十多个平方米，前后各有一个门，一个通后面的院子，一个通房前的马路。堂屋虽小，却都盘

有东西两个锅灶。东面锅灶的烟道走东边卧室的炕洞，西面锅灶的烟道走西边卧室的炕洞。曹宪章把这六间牢房般低矮简陋的小屋盖成两幢，每幢里又设有两个卧室、两处锅灶，是为了把房子分租给四户人家儿，向那些不得不租用这些小屋的穷房客多收租金。

“鬼屋”最初叫“六间房儿”。最先住进“六间房儿”北面那三间房子的房客，来自河北省乐亭县，户主姓谭，叫谭定华，三十来岁，妻子缪氏，夫妻俩带着一位年近60岁的老奶奶和一个七八岁儿的小女儿。稍后住进“六间房儿”南面那三间的住户来自山东。两幢房子的月租都是每幢三元，说好按季度提前半个月交纳，一次交清。这样算起来，曹老二每年从这两幢房子得到的收益可能有七八十元，相当于他经营几垧好地的净收入，效益实在是不错。

曹老二盖出租房子赚了钱，别的财主看着眼红。凡是这里有地皮的财主就都在忙不迭地张罗着第二年开春儿就搭盖这一类简陋的小房子出租赚钱。

经营“六间房儿”的成功，很让曹老二得意了一阵子。他决定再筹集些钱，第二年开春儿再盖几幢新房。可是事有偶然，那家山东房客，刚刚交齐了九块钱的房租，连户口都没来得及到派出所报上，一天夜里，一家六口儿，突然都死了，除了曹宪章，左邻右舍的人都不知道他们的来历和姓名。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灾祸，曹宪章感到丧气。他关心的不是房客的死活，而是他的房子里死过人，以后不好出租，租不出好价钱。他悄悄地叫上他家的那个长工，在第二天的深夜，偷偷地用爬犁把那一家山东人的遗体弄到野外，扔到积雪深过几丈的深沟里。不过他也有些额外的收入：他白得了九元钱的房租，还白捡了这家房客留下的一些破衣烂衫和旧被褥，把它们变卖了，又得了七八块钱。接着，他就隐瞒了房子里死过人的这个事实，又招来了一家新住户儿，还是山东人。让人不解的是他们一家也是刚刚交过房租就无声无息地死了！这件事对曹宪章的打击更大。他还想隐瞒。可是纸里包不住火。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先后有两家人都死在这幢小屋里，不能不让周围的人们感到吃惊和疑惑。于是，议论四起，传扬开来，死过人的那三间房子就没有人敢再搬进去住了。不久，住在“六间房儿”北面那三间里的谭定华一家也悄悄地搬走了，整座“六间房儿”都空起来了。曹老二原本并不富有，难得有点儿土地以外的收入，

如今投到六间房上的资金变成了死钱，他心里怎么能不急呢。更让曹老二着急上火的是外面流传起了关于“六间房儿”闹鬼的传言。有人甚至干脆就说“六间房儿”是凶宅，谁住谁死。这话越传越玄，越说越让人怕。有人说，六间房儿里就是有鬼，他曾亲眼看见死过人的那三间房子里的烟囱冒烟，夜里窗户上还有亮光儿。于是有人开始把“六间房儿”叫作“鬼屋”。“鬼屋”的叫法儿一下子就传开了，闹得远近闻名。这样一来，就更没有人敢进去住了。曹宪章为了把房子租出去，到处张贴招租启事，说愿意行善事，谁住他的“六间房儿”，三年不收房租，可还是没有人肯进去住。到后来，就连带到“六间房儿”跟前儿去走走看看的人都没有了。老家山东的蔺大爷家的大儿子虎儿有点缺心眼儿，曾趴在“六间房儿”的窗玻璃上朝里面望了望，人们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蔺大胆儿”。现在一些人连走路都绕着鬼屋，生怕里面的冤死鬼魂儿会附到身上，使自己害病死人。

其他财主新建的房屋，都因此而有意远离“鬼屋”，也不再沿用“鬼屋”的样式和青砖，而是改用了新的设计图纸和红色的砖瓦。

两年来，“鬼屋”一直孤零零地空在那里。



纷纷扬扬的鹅毛大雪下了一天一夜，直到昨天中午才停下来。但是风还在刮，刚过下午三点钟，天就黑下来了。俗话说：“雪前暖，雪后寒”，入夜气温骤降五六度，低达零下40多度。贯穿东三省全境的一组近三十条的国际电话线，通过这里，它们在凌厉的西北风的威逼下，不停地颤抖，发出哀哀的合鸣声。宽大的黑狗大街上难得见到一个人影儿。

晚饭后，在山东庄低矮阴暗的小屋里，再次传说着“鬼屋”的烟囱又冒烟的消息。这个消息在一两袋烟的工夫儿就传遍了山东庄，家家户户的老老少少都在不安地议论这件事。第一个发现“鬼屋”烟囱冒烟的是孙孝友的11岁的儿子道士。他气喘吁吁地跑回家，一进门儿就喊：“娘！鬼屋的烟囱又冒烟啦！”

道士他娘和他大姐荣荣正在灯下聚精会神地接线头儿，^①道士的二姐变在洗涮碗筷，听他这样一咋呼都停下手里的活儿，用疑惑的目光看着他，几乎齐声问道：“你又在叭瞎！”

道士委屈地辩解说：“这回是真的！是俺亲眼看见的！”

道士他娘不想羞辱儿子，漫不经心地笑着说道：“你是看花眼了吧？”

道士叫道：“怎么会呀！不信，你自己去看嘛！”

道士贪玩儿，有时玩疯了，回家晚了，就编造一些离奇古怪的瞎话来蒙骗他爹娘，以逃脱训斥和责打。所以家里的人对他说的这些话半信半疑。不过她娘也想，道士刚刚撂下饭碗儿，他出去玩儿是经她同意的，他没有必要撒谎。

道士终于想到了证明自己说的是实话的人证。他说：“素桂和玉屏姐姐也都看见啦，不信你们可以去问她们嘛！”

道士他娘相信了儿子的话，自言自语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鬼屋”烟囱冒烟的传闻不是头一次，年初有过一回，曾轰动一时。因为山东庄的人都知道，“鬼屋”已经好久没有住人了，它的烟囱不可能冒烟，屋里也不可能有灯光。所以有些上了年纪的老奶奶就嘀咕说：“‘鬼屋’里死过十好几口子人，里面能没有屈死鬼吗？看样子咱们这里要出事了。”有些人家张罗着搬家，也真有几家儿悄悄地搬走了。

可是也有不信邪的。老家山东菏泽的刘书成，当过土匪头子，杀过人，他就不相信“鬼屋”里有鬼。他猜想那里面可能藏着盗贼之类的坏人，担心他们夜里出来作案害人，曾在一天夜深人静的时候悄悄地撬开“鬼屋”的门，偷偷地溜进去，端着小油灯儿，里里外外细细查看了一番，发现里面空无一物。他本想在第二天对大家说说他夜探“鬼屋”的见闻，消除大家的恐惧心理，可是转念一想，觉得还是不说为好，怕会引起别人对他的注意，把他过去干过的杀人放火的勾当给抖漏出来，遭到警察的追究。不过后来他还是悄悄地对他身边的个别人说了他夜探“鬼屋”的见闻。对于他的话，有人相信，也有人不信，有人甚至怀疑是房东曹老二雇用他给招揽房客的。

^① 接线头儿：当时有些穷人的一种营生，就是把纺织厂甩下来的短纱一段段地接在一起，以便继续使用，按斤计酬，酬金极少。

年前的那回“鬼屋”烟囱冒烟的传闻，大家议论了一阵子也就过去了。这会儿又传“鬼屋”的烟囱冒烟，而且是老实得出名的两个好闺女素桂和玉屏亲眼所见，人们怎么能不信呢？现在“鬼屋”闹鬼的事全镇闻名。



大雪之后又刮了一天一夜的白毛儿大北风。大风把落地不久的层层积雪重新攪起，疯狂地抛到空中，任意地搅来搅去，把它们搬到背风的地方，筑起高高低低的雪岗子和大大小小的雪山包儿。好些人家儿的屋门都被飞来的积雪堵得严严实实。今天早起，树梢，屋顶，远处，近处，到处一片洁白，周围是一个凝固了的无声的银色世界。

天蒙蒙亮了，可是太阳还没有出来。大街上静得叫人感到寂寞。偶尔有一两条无视严寒的狗，溜到大街上，高昂着头，翘着尾巴，得意扬扬地在雪地上颠来颠去，这儿蹲一蹲，那儿站一站，到处拉屎撒尿留纪念，表示“来此一游”，并把它梅花形儿的爪印儿，印在松软的雪地上。

林奶奶家的门被雪堵了一大截子。从她家里不断传出咕咚咕咚的响动，好像有人在从里面朝外推门。过了好一阵子，林奶奶家的屋门被推开一道缝儿，瘦小的林奶奶吃力地从屋里挤出来。林奶奶六十多岁，山东郯城人，娘家姓李，没有大号，户口本儿上写的是“林李氏”，1938年初冬，跟随老伴儿，带着儿孙，逃来本市。他们一家原本是想去满洲里投奔她表哥的。十年前，她表哥一家流落到黑龙江满洲里的一个小镇，先是种地，后来就在那里开了一家小饭馆儿，日子过得不错。不幸的是，她老伴儿林大爷路上感染风寒，高烧不退，呼吸困难，一家只好暂住本市，想等到第二年春暖花开，林大爷病好后，再继续北上。可是当年冬天林大爷就病故，葬在了这里。她不忍心把他一个人留在这儿，就和她的独生儿子林树昌、孙子碗儿、孙女花儿和儿媳妇林马氏都滞留在江城了。

林奶奶是山东庄起得最早的人。无论春夏秋冬，只要不是大雨倾盆、沙尘满天、大风刮得叫人站不住脚儿、睁不开眼，她总是一大早就要走出家门，在街上站一站，走一走。就是雨雪天，她也要打着伞，到户外转一

转。自从老伴儿死后，她就留下这个毛病，每到鸡叫头遍醒后就不能再次入睡。想到去世的老伴儿心里难过，便起床到外面散心，时间一长，就成了习惯。

林奶奶乐于助人。来自山东、河北、河南等地的流民，初来乍到时，大都得到过她的指点和周济。她家里很穷。可是只要她自己有口饭吃，她就不忍心让她身边的穷乡亲饿着。她常说，“穷不帮穷谁帮穷？”她的善举带动了山东庄的乡亲，邻里间互相帮助在这里已成风气。

东方已经冒红儿了，新雪的反光刺得林奶奶睁不开眼睛。她站在门前，手搭凉棚儿，眯起老眼，朝四下里张望。然后开始在深可没膝的雪地里朝“鬼屋”的方向跋涉。她想趁雪后早起外面没有人，亲自到“鬼屋”跟前儿去看个究竟。她抬起头朝“鬼屋”的方向一望，心里不由地“咯噔”一下，“鬼屋”的烟囱真的是在冒烟！窗上好像还有亮儿！她不由地停住脚步，慢慢地揉了揉眼睛再看。还是那样，那里的烟囱真的是在冒烟。她的心不禁怦怦地跳起来。“难道‘鬼屋’真的是在闹鬼？！”她有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可是她看了又看，“鬼屋”的烟囱确实是在飘飘摇摇忽左忽右地冒着黑白间杂的淡淡的烟雾。她心里七上八下，停住了脚步，很想过去看看个究竟，可是觉得有些发怵，于是就改变了主意，决定找个胆儿大的人和自己做伴儿，一起到“鬼屋”跟前儿去看看。于是，她就想到了她的同乡和好朋友，兰兰她奶奶。新雪松软如绵，积雪有深有浅。浅的地方深仅没膝，深的地方儿齐到大腿根儿。林奶奶急促地喘着气，吃力地朝兰兰家的方向艰难地爬行。

“兰兰奶奶！”林奶奶站在兰兰家门前高声嚷道。

林奶奶像许多来自山东乡下、身体康健的老奶奶一样，声音高亢而嘹亮，在全无人迹的清晨，她的喊叫声响彻整个儿的山东庄。

“你个老东西，怎么一大清早就满处提名道姓地瞎叫唤呀？”兰兰她奶奶在屋里唠叨着。真是棋逢对手。兰兰她奶奶的嗓门儿也不小。

兰兰家的前门完全被雪堵死了。积雪高过她家的上门框，几乎高到屋檐。要清理掉这些积雪，打开她家的前门，至少得用个把钟头儿的时间。兰兰她奶奶是从后门儿转过来的。她一边吃力地朝林奶奶这里“爬”，一边嘟囔道：“有什么军国大事值得你一大清早就这样大呼小叫地来折腾俺呀！”

“你……你看那！”林奶奶手指“鬼屋”说道。

气喘吁吁的兰兰她奶奶，抬起头，顺着林奶奶指的方向，定定地看着“鬼屋”的烟囱，立刻浑身发麻，头皮发紧，愣在那里了。过了好一阵子，才讷讷地说道：“这是什么景儿啊？……莫不真的是那些屈死的人的阴魂不散？”

“靠上去看看，你敢不敢？”林奶奶说着，看了兰兰她奶奶一眼。

“去就去，有什么不敢的！”兰兰她奶奶嘴上说，而她的心里却在打鼓。

“那好，走！”林奶奶说着，就迈开脚步，带着她那颗加快了跳动的心，朝“鬼屋”挪动。兰兰她奶奶也鼓起勇气，默默地跟在林奶奶的后面。

“这里连个脚印儿都没有，里面怎么会有人呢？”林奶奶说着，停住了脚步。她忘记刚刚刮过一天一夜的白毛风，是风雪把地面儿敷平了。

“说的是啊。”兰兰她奶奶说，她也相信“鬼屋”里闹鬼。

两位老奶奶的耳朵都不算太灵光，说话的声音都很高，在这雪后静谧的早晨，更显其声音之大之嘹亮。受了她们惊动的人们，纷纷从附近的几个大杂院里走出来，其中多数是中老年妇女和孩子。他们和两位老奶奶保持着一段距离，尾随在她们后面，有的在指指点点，噤噤喳喳地耳语着什么。



“走，过去看看？”林奶奶以征询的目光看着兰兰她奶奶说道。

“看看就看看！”兰兰她奶奶颇有点儿英雄气概，虽说她的心仍然在突突地一个劲儿地跳。

不知道是因为她们心里发怵呢，还是改变了主意，林奶奶和兰兰她奶奶并没有立刻动身朝“鬼屋”靠拢，跟在她们后面的人群也停住了脚步，就连有名的“藺大胆儿”也站在那里观望，因为“鬼屋”的烟囱毕竟是正在冒烟啊。

最后还是林奶奶第一个朝前迈出了一步，兰兰她奶奶也紧跟在后面。

林奶奶小心翼翼地跨过“鬼屋”前面的东西向的小马路，走到“鬼屋”的南门外。南门密闭得紧紧的，门缝儿被冰雪塞满，没有打开过的迹象。她们又走到南窗下。林奶奶大着胆子把脸紧贴到窗户的玻璃上朝里面张望。小小的双层窗玻璃里面凝结着构图复杂的冰花儿，有的像花草树木，有的像山川河流……稀稀落落，密密麻麻，美丽奇特，但是它们透光不透明，从外面朝里看，什么也看不见。不过林奶奶断定，屋里一定是有人动了烟火儿，不然玻璃窗上不会有这样厚实的冰花儿。

“什么也看不见。”林奶奶语气平和地说，“好像里面有人。”

“怎么会呢？没听说有人住进来呀？谁会住这种地方儿？”兰兰她奶奶随口说道。

林奶奶和兰兰她奶奶又绕到“鬼屋”的东面，走进敞开着的院门，绕到“鬼屋”堂屋的北门外。林奶奶吃惊地发现，北门的门缝没有被冰霜黏死，门和门框没有冻结在一起，而且没有关严，肯定是最近有人进出过，也就是说，屋里可能有人。她回头看了兰兰她奶奶一眼，见她紧跟在自己的后面，而兰兰她奶奶的身后是十几个左邻右舍的孩子。林奶奶走到门前，轻轻地敲了敲门。

里面没有动静儿。

“有人吗？”林奶奶用力敲门，高声喊道，可能是由于激动，声音有些颤抖。

屋里仍然没有回应。

林奶奶的心跳突然加快，怕又有人死在里面。她回头看了看兰兰她奶奶，又看看她们身后的人群。人们都已挤到门前，翘起脚尖儿，伸长脖子朝前面张望。

“谁啊？”屋里传出一个中年女人沙哑的声音。

“俺！是俺呀！是你们的邻居呀！”林奶奶一阵激动，一连声儿地应道，希望里面的人立刻把门打开。由于意外的惊喜和过分的激动，她的声音有些颤抖，而且慌乱中也忘记了此刻是滴水成冰的寒冬腊月，竟不顾一切地伸手去拉铁制的门把手儿。门开了，可是她的手却被冻结在门把手儿上了！当她意识到自己的失措，慌忙用力把手从门把手儿上拽下来时，手指头上的一块皮已经留在铁制的门把手儿上了。

门被从里面用力朝外推开，站在门里的是一位中年妇女。她头发散

乱，面色憔悴，一双大而疲惫的眼睛问询地看着她们。站在她身后的是一个中年男子，也是一副极度疲倦的模样。没等他们邀请，林奶奶就跨进“鬼屋”的门槛儿。兰兰她奶奶也跟进来。后面的人见林奶奶和“鬼屋”里面的人搭上了话，呼啦啦挤到了“鬼屋”的门口，争着探头探脑地朝屋里张望。“鬼屋”的传说他们听了不少，但是谁也没有见过“鬼屋”里面是个什么模样儿，都想着抢先挤进去看看。

林奶奶和兰兰她奶奶站在转身都不自由的堂屋中间，抬头四处张望，见堂屋的顶棚低矮，里面空空洞洞，只在堂屋的西南角儿上戳着几捆陈年的秫秸，上面落满厚厚的灰尘，她估计那可能是死去的那家山东人留下的。站在她面前的两个男女，都是人瘦眼大，谦卑、善意地对她们苦笑，一看就知道他们都是些老实人。

“两位老人家……？”中年女人难为情地笑着问道。

“俺们是你们的邻居，就住在前面的大院儿里，看见这里的烟囱冒烟了，就过来看看……”林奶奶没有完全说出他们的来意。

大人孩子争先恐后地挤进屋门，挤在堂屋，好奇地东张西望。林奶奶由于心里意外地高兴，竟忘记了问问主人姓字名谁。还是兰兰她奶奶想到了这件事，就问那个中年女人道：“你贵姓？”

“好说，免贵姓……胡。”站在女人背后的男人抢先回答道。

“怎么称呼？”

“俺叫胡大珂。”

“是从山东来的吧？”

“不错，俺是山东莱州府的。”胡大珂答道。

林奶奶自我介绍说：“俺是郯城人。”

兰兰她奶奶说：“是什么时候到的？”

中年女人接着说：“俺们是前天下的火车，当天俺娘家的一个叔伯哥哥就把俺们送到这里来了。”说着就退后一步，闪出一个空当儿，把林奶奶和兰兰她奶奶让进东面的卧室。后面的人也就跟着挤到卧室的门口好奇地朝屋里张望。

林奶奶和兰兰她奶奶跨进东面的卧室，见顶棚，四壁，窗户，满屋冰霜，灯光之下，闪闪发光。在炕上围着被子坐着一老一小两个人，林奶奶不禁摇头叹气，眉头紧皱，显出一副心疼着急的样子。

胡大珂指着坐在炕头上的奶奶说道：“这是俺娘，她的眼神儿不大好，”然后又指着他身边的女人说：“这是俺……孩子他娘。”

中年女人爽快地笑笑说：“俺叫秀姑。”由于过度消瘦，她眼角儿上聚起无数细细的皱纹儿。她的爽快和疲惫引起了林奶奶和兰兰她奶奶的好感和怜爱。

根儿他奶奶听秀姑向邻居介绍自己的名字，不禁咯咯地笑起来。在山东老家，人们习惯借助亲情关系称呼有儿女的成年女人，如称谁谁他娘，谁谁他嫂子，谁谁他媳妇儿等等。女人的小名儿是保密的，而秀姑竟把自己的名字告诉了刚刚相识的邻居，让奶奶感到好笑。她指指秀姑，笑着说道：“这是俺的大儿媳妇儿，她就像是俺的亲闺女。从她嫁过来，俺就叫她的小名儿。如今孙子都八九岁啦……她还对两位老姐姐自报家门！”奶奶说着，又咯咯地笑起来，逗得林奶奶和兰兰她奶奶也都笑了。

“奶奶好。”奶奶怀里的男孩子主动问候林奶奶和兰兰她奶奶。

“小孙孙好，”林奶奶说，“你叫什么？”

“俺的小名儿叫根儿，大号叫古…胡全和。”

奶奶拍拍炕沿儿亲热地招呼道：“炕上坐吧。”

林奶奶和兰兰她奶奶对奶奶笑笑，一边一个，坐到炕沿儿上。

根儿他奶奶朝炕里挪了挪，又拍拍炕席说道：“里面坐吧。”

林奶奶和兰兰她奶奶不客气地上了炕，坐到根儿他奶奶的身边。

“俺娘眼神儿不大好。”秀姑强调说，她怕老人失礼。

“都是老姐妹，不必拘礼。”林奶奶说道。

“对不住……连杯水都……”秀姑难为情地说。

“都是穷乡亲，初来乍到，没有那么多的说法儿。”林奶奶赶忙说道。

林奶奶端详着根儿他奶奶，见她神态平和，言谈从容，脸上既没有倦容，也没有愁容，她猜想她是一位大度的老人，儿子和媳妇儿都孝顺，照顾得好，一路上没有受过什么劳累和委屈。

林奶奶听见身子底下发出清脆的响声儿，伸手一摸，摸到了被她坐碎的冰块儿。她朝四下里一看，再次注意到满屋冰霜，寒气逼人。南北两面的双层窗户上面结满层层冰花儿。斜射到窗玻璃上的初升的阳光，变得五光十色。但是屋里还是很暗，白天也不得不开着电灯。

“老姐姐，一路上受累啦。”林奶奶安慰根儿他奶奶。

“还好，受累的是俺的这两个孩子！一路车船，上上下下，把他们俩累踢蹬了！”根儿他奶奶心疼地说，“有什么办法儿？这都是命啊！”

“打算在这里常住吗？”兰兰她奶奶问道。

胡大珂说：“原先是想奔黑龙江去投奔根儿他老姑。从青岛到大连的海上碰上大风浪，耽搁了三天，在大连又耽搁了一些日子，赶到这里，路费用光啦，天也太冷，俺娘身体又不大好，不敢再往北走啦。先在这里住下，混过这个冬春再说。”

炕上坐着三位老奶奶和根儿。胡大珂站在南窗下，秀姑靠在门框上。几个孩子挤在他们之间。秀姑很想把站在堂屋的几位老人请到里屋和炕上，可是里屋和炕上都没有容人的地方儿，只好对几位老人难为情地笑笑，自言自语道：“地方儿太小……”

奶奶们都连连摆手，表示理解她的难处。

“你们是怎么找到这所房子的？”林奶奶试探地问。她担心根儿他奶奶一家不知道“鬼屋”的隐情，吃曹老二的亏，再遭不幸。

胡大珂说：“孩子他舅舅给找的，说这里不收房租。”

根儿他奶奶知道林奶奶担心什么，坦然说道：“城里的亲戚说过，这幢房子不大干净。俺对他说，‘一福压百祸’，一家人已经落魄到连饭都吃不上的地步了，鬼还有什么好怕的？”老人说着，居然心无挂碍地笑了。

林奶奶看着根儿他奶奶，知道她不是个平常的人，可能出身大户人家儿。

胡大珂说：“我已经检查清理了锅灶和烟道，不会出事了，请二位老人家放心。”

林奶奶和兰兰她奶奶听胡大珂这样说连连点头儿说好。

“全家拔窝儿都来啦。”林奶奶说。

根儿他奶奶伤心地长叹一声说道：“能来的都来啦，不能来的再也来不了啦，嗨！”奶奶吃力地睁大眼睛，看着林奶奶和兰兰她奶奶，指着胡大珂和秀姑他们说道，“这是俺大儿子，这是俺大媳妇子，这个是俺的小孙子。”

“您有几个儿子？”林奶奶问道。

奶奶没有回答林奶奶，脸上的平静和笑容消失了。